

青集

魯秀珍

返 青 集

鲁 秀 珍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2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梁先声

封面设计：刘惠民

返 青 集

鲁 秀 珍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4 10.18插页2·字数90,000

1982年6月第1版

198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,400

统一书号：10393·449

定价：0.36元

目 录

眼睛	[1]
五色土	[7]
桥	[11]
光明颂	[21]
赤子之心	[41]
窗帘	[58]
酿造生活的蜜	[69]
迟来的文凭	[83]
织绸机上的哲理	[93]
回首	[112]
信念	[118]
真诚的心灵	[121]
雪	[132]
探亲	[135]
织	[140]
碑	[146]
月光曲	[148]

返青[154]

灯下白头人[158]

后记[161]

眼 睛

如果说，“眼睛是心灵的窗子”，那么，我要说的的是一个“小窗户”——因为这是五、六岁孩子的眼睛。

这个《眼睛》的故事，使我听后震惊不已。

那是去年冬天的事。坐了好几宿火车，来到了祖国的北疆。组完稿，一个文化馆画画的小杨，非邀我去他家作客不可。也好，去看看上海知识青年如何在北疆生活，倒也有趣。

一看，果然不一样。他的家，外表虽然也是小卧卧房，树条夹的障子，但进得屋来，那摆饰，却象大城市里文化人家庭那样古雅：唐三彩马、维纳斯石膏像、形状不同的小文物，还有插着大把画笔的陶瓷瓦罐，错落有致地摆在书架上、画册旁。

独有一幅雕塑照片，与这气氛不大协调。我靠前一看，十分眼熟，这不是罗丹著名的《思想者》吗？这个黑黝黝的青铜象，闪射出冷光，他，弯着腰，曲着膝，咬着拳头，在苦苦地思索着什么。……我感

到很奇怪，罗丹的佳作何其多，年轻的房主人，为什么单单看中这一幅？我未及更多思索，视线又被窗明几净的环境所吸引。瞧，那桌面，干净得能照出倒影来。我笑说：“该评上‘卫生先进’啦！”

年轻的妻子，带点上海口音说：

“可别提啦，这是听说您来现收拾的。平时，桌子小，画不开，他趴在地上画。纸呀、笔呀，满地都是。床帷上、墙牙子上，全让他甩上了颜色。……”

小杨推着她说：“先去烧点水，沏点咖啡招待客人吧，你真成了‘揭老底战斗队’了！……”

一句话，惹得大家都笑了。可也就是这一句话——文化大革命中的常用语，把话题引到了当年。那年头，刀光剑影，硝烟滚滚，每个人一身土、一脸灰、一本遗恨的账。

想起了这些，心都凉了。共同的经历，有了共同的话题。闲唠咯变成了严肃而痛苦的回忆。

“以前，我不知什么叫痛苦，”当年的红卫兵小杨，这样开始了他的回忆，“一九六七年，我戴着红袖标，去抄一个法语教授的家时，一双孩子的眼睛，叫我懂得了什么是人世间的痛苦。

“扫‘四旧’开始了，我们学院‘鬼见愁’造反团，让我带一个战斗队去抄他的家。我磨蹭到天黑入少时才去的；去了，也没先进屋。让他们先进去，我在门口先稳稳神，有些惴惴不安，可又不得不装出一副造反的样子。定了定心，才进屋去指挥这一‘革

命行动’。

“啊，一进门，我就止住了步。在门口，我看见了什么？！老奶奶腿旁，露出了一双孩子惊恐的眼睛，眼白大于眼仁，眼珠随着空中飞来飞去被抄的书转，最后，一动不动，竟死死盯在了我的脸上，盯在我戴红袖标的胳膊上。眼光，这么怨恨，这么冷，使我不禁打了个寒颤，象受到了激光的猛烈冲击。我把胳膊藏在身后，踉跄地夺门而出，都不知是怎么退出来的。

“啊，这是法语教授的六岁女儿的眼睛！

“以往，每次我来，都是她跑来开门，随后便扑向我，让我‘拔大萝卜’——吊在我的胳膊上进门去。这个门坎，我真没少迈啊！我是法语课代表，是老教授最钟爱的学生。在那个年代里，放学后，一盏柔和的台灯下，共度过多少美好的夜晚。和老师用法语朗诵贝朗瑞的民歌、雨果的小说，谈巴黎的铁塔，听圣桑的《天鹅》……而看罗丹的雕塑，则是我们师生最大的艺术享受。啊，那真是‘心灵的愉快，智慧的喜悦’，是‘在良知照耀下看清世界，而又重现这个世界的智慧的喜悦’……

“当年，是老教授教我在罗丹艺术里发现了美和认识了美的；然而，此时此刻，却逼着我去查封这美、毁坏这美。……难怪六岁女孩的眼里，对我露出如此冷漠的寒光来——那是惊恐而又仇恨的眼光，那眼睛似乎在说：‘当初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开

门?!’……

“以后，红卫兵的‘历史使命’完成了，上山下乡又成了‘革命行动’！也许是我造的孽太重了吧，我这个独生子、外语学院的在校生，也被敲锣打鼓‘一片红’地送到了祖国的大北边插队落户了。在这里，学的法语有什么用？！弄不好，还是‘里通外国’——当年，就是以此为由，揪的那位法语教授的。

“但是，人，总要通过某种方式，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的。于是，我便在挂锄的季节里，去县城买了几支笔一盒色，学起画来。说来可悲，这画画兴趣，还是在法语教授家里看罗丹艺术时种下的，只是当时没发觉，现今，在遥远的北大荒土地上发了芽……

“你问那法语教授吗？

“我临到边疆时，有天在上海一条路口迎面碰上了。那时，他被宣布为‘抓的正确，放的有理’，‘宽大’去扫操场，看校门，等候处理。当时，我见他来，正想低头绕过去，谁知他反凑到跟前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‘真得谢谢你，我那工具书《中法大辞典》和《法英大辞典》，亏了你给保存了下来。’……这句话，他说得那么急切，象似早在肚里说过上百遍，今天好容易见到我，不马上说出会遗憾终生似的。但，我却不敢看他，只瞥了他一眼，见他那苍老、灰土土的脸上，一双黯淡的眼里，还闪出些——怎么说呢，苦涩的光来。我惶惶然，支吾几句，便跑掉了。

“他的感谢，使我更难受。其实，那儿本工具书，是当时我受不了女孩那冷漠的眼光，一挥手，撤出了战斗队而无意中留下来的。……

“两年后，探亲回上海时，我路过他家门口，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动机，也许是往昔岁月养成的习惯吧，我上前敲响了他家的门，但随即又缩回了手——害怕门开了又遇到女孩那冷漠的眼光！可是抽身已来不及，门开了，然而出现在我眼前的，却是张陌生的大人的脸。他说原房主迁往原籍劳动，连同那五、六岁的女孩。……

“就这样，岁月流逝，人，在历史的长河里，被推来拥去，变成了‘河流石’——冲刷得没有棱角了，什么都淡漠了。……十年过去，现在，我自己也有了个女孩，而且也六岁了！

“可老教授那六岁小女孩的眼睛，我却永远忘不了，象锥子般扎进我的灵魂深处，一想起就呻吟不止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老想把那双眼睛画下来；虽则我怕这眼光，可不画出更难受。然而，打了几回草，勾了几回图，也没画成。……

“这面墙老空着也不好，后来，就在准备挂这画的地方，挂上了罗丹的雕塑。”

话，到此戛然而止。

我随着，向墙上的雕塑望去，那弯着腰，曲着膝，咬着拳头苦苦思索的《思想者》，神情怎么那么象小杨？不！岂止象小杨，不也象我、象你，象他

吗？人们都在苦思焦虑地思索着什么、探求着什么——我们这个大可思索的时代！

啊！不要怕思索。麻木者，沉沦；思索，才会觉醒。为了前进，为了四化也要思索啊！四化，这绝不单单是一项经济或文化建设，她要唤醒人们潜在的美；而且，也只有靠觉醒了的人们，才能得以实现！难道，事实不是这样的吗？……………

屋里这么静，我才发现小杨还沉浸在苦恼的回忆里。桌上的咖啡，早已没了热气。我喝了一口，这么苦，笑说：

“女主人太热情了——咖啡放多了！”

我有意说点趣话，也没法使空气变得轻松。忽然想起他们寄养在上海的小女孩，便想借着谈孩子，来挑动年轻父母的喜悦之情。一提话头，果然还灵。女主人马上递过来影集，说孩子有一张刚寄来的照片，是小叔叔拿像机在家给照的。

这是张生活照，脸盆旁，一个小姑娘，正往脸上捧着水洗脸，可那大眼睛却往旁边瞅着什么发笑。还洗什么脸哪，水珠儿全从手指缝里漏掉了。——眼神，那么调皮而天真，使你看了也不由地笑了起来。

啊！这，才是孩子的眼睛；孩子的眼睛，就应该是这样的啊！……

走出他的家，已是月光和雪光相映的时刻了。我踏着新雪上路，一股清气沁入心脾。想着照片上

那双调皮而天真的眼睛，不由地又笑了。……

啊，生活总在往好处变。孩子在变，大人也在变，这不，被迫停学、又不敢自学的法语学院的小杨，如今又找出当年的课本在自修法语了。……

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思索过去，又要珍惜现在。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，可这窗子，不只为着憎恨或忧伤、恐惧或惭愧而打开的。……

愿孩子的眼睛，永远那么天真而调皮吧！愿成人的眼睛，向着光明的未来发出亮光吧！愿人们的眼睛，不管幼小的、成年的，或是渐入老境的，都射出友谊的柔光吧！——心灵里已经是春天，“窗口”还会永远闪出寒光吗？！

1980年，春

五 色 土

随着浩荡的人流，我踏进了周总理生平事迹展览馆。

顿时，一股暖流扑面而来。初以为是暖气热。拐过弯，才感到那热是从人们嘴里、身上散发出来

的。由于人多，便产生了矛盾：前边的嫌后边的往前挤，不能细细参观；后边的埋怨前边的走的慢，耽误他们早一眼看到总理的遗物。啊，莫有气，总理的儿女，心同一理。

不能“阔步前进”，只好步步挪，参观不到一半，腿就酸了。腿酸，怎么办？来到总理的诗墙面前，人们干脆席地而坐，看一眼，抄一句。

席地而坐，谁也不用忸怩，谁也不用害臊——这是总理在和咱们“促膝谈心”哪，膝盖对着膝盖，这样坐，离总理更近些……

那坐在地上抄诗的，有盘腿的，有伸腿的，脚舒适而随便地放着。这时，我才注意人们脚上的鞋，和鞋上沾的泥土，那皮鞋底上带着的是草原上的黄沙土；千层底布棉鞋沾的土，黑油油的，我想那是黑龙江的腐植土吧？短小精悍的小个子广东人，人小脚也小，那鞋上沾的是红壤，还有的是白浆土……啊！总理的儿女，从各色土层上聚拢来，那脚上沾的是五色土啊！

此时我突然想到了中山公园里的社稷坛，那坛不就是用黄、红、黑、白、青五色土砌成的么？五色土代表祖国幅员辽阔的土地。古时，帝王们曾在坛前祭地神和五谷神。祭地，是为了求土地肥沃，因为是土地给了人民以丰收和希望！

而今，人们真该用五色土来纪念总理了——因为总理和丰收、希望联在一起！

什么是总理的希望？在诗墙《生别死离》上，找到了答案：

……举起那黑铁的锄儿，
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；
种子撒在人间，
血儿滴在地上。

……

坐着谈，
何如起来行！

……

当我抄到这里时，不由瞥一眼展室内的横额：
“学习周总理，为实现周总理的遗志——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！”

啊！这就是总理所说的“行”——总理所希望于我们的“行动”，就是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！

而这恰恰是人民最盼望的事！对四个现代化最有迫切感的是人民。不是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吗？人民盼四个现代化，早已急躁得不耐烦了！要不是“四人帮”的浩劫，早该付诸于现实了！

总理总是办人民最盼望的事，亲自宣布经毛主席批准的，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两步走的大事！因为总理不在人民之上，也不在人民之外，恰恰在人民之中！

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，祖国的五色土上，哪儿没有印上总理的足迹？哪一种颜色的土，总理没有亲手抚摸过？

而今，总理和祖国的土地更分不开了！他的遗嘱只有一个：把他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川大地。总理骨灰撒在五色土里，总理这是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了。从此，再也分不开哪是骨灰，哪是泥土；就如生前分不开哪是总理，哪是人民一样！

善于倾听人民的呼声，真正做到思想感情和人民交流的周总理，怎能不引起人民的无限思念？！那思念，是不分时间、不分场合的：“光明处精神常在，曲折时怀念倍增”，真是“春夏秋冬四季时，无时不相忆”啊！

离开展览馆前，再回头望一下那铺天盖地的巨画：是看画里的云彩、山河、田野、松柏吗？是也不是。我说我在看五色土。

此时我才悟到，进馆时那迎门感到的热浪，不是来自人们身上的热气，而是地气——那是深藏着总理骨灰的五色土里，散发出来的地气，蒸腾于人间的啊！……

走在街上，朝远望去，天地雪白，然而记忆是五色的：“坐着谈，何如起来行”！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，亲爱的祖国，一定能“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”，一定能“飞向光明”！

1979.1.7

桥

火车在飞奔。路轨向后面流去，又迎面扑来。旅客眼里看见的是路轨，心里感念的是土地，是土地载着他们坐的火车驰向目的地。

然而，切莫粗心，请您仔细听听车轮子的声音吧！当您听到哐哐的空声时，那底下就不是土地，而是桥梁了。没有桥梁的联结，哪有路轨的延伸！哪能由此岸到彼岸，钻山越水，驰向久盼的目的地？！

对桥的这种认识，我是自省职工劳模会采访时才开始有的。

那一晚，省劳模乘汽车去江边青年宫看节目，我也同往。车开向江边，我身边一位渐入老境的女同志，忽地离座，扑到靠江边这面的车窗向外探望。车转过弯，她还一再回过头去望。

“您望什么？”我问，“找什么地方吗？我是老哈尔滨，可以指指路。”

“我在看桥。”她向我笑笑，解释道，“看看桥的结构形式。松花江大桥过去我坐火车时看过。在桥

下边，这么近看，我还是第一次；我是第一次参加省劳模会啊！”

她的质朴，使我产生了好感。这时，车停在青年宫门前了，人们涌进剧场找各自的座号，我俩便被冲散了，随之，这点好感也淡薄了。

说实在的，今年的劳模会只开三天，作为记者，采访老劳模、典型人物都唯恐不及，哪顾上别的。我捏着大会发言人的名单，楼上楼下找人。得知我要找的人是齐齐哈尔铁路局的，便喘吁吁爬到六楼会议室。推开门，一屋子人，他们正在小组讨论。我刚亮出《记者证》，会议主持人马上对大伙说：“记者都来参加咱们会了，欢迎，欢迎！”忙倒茶，让座，我只好坐下，心想只呆十分钟，就把要找的人叫到外边去谈。谁知不大功夫，又来了个什么报的记者，进门就跟主席约定要找某劳模谈；而此人，恰恰就是我要找的！可我，虽然先来却没有先约好，只得眼巴巴看着他把人请走了。心里很烦躁，时间这么紧，白白耽误了半天！我坐立不安，想马上离开，又觉不好看，只得耐着性子先听一下会再说。这时，会议主席却俯身向我热情介绍起来，说正发言的这个人，是工程处的副总工程师，叫朱介麟，工作一直很突出，五九年就递上入党申请书，但二十年来一直入不了党——有海外关系，还能入吗？！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落实了各项政策，去年他入了党，提为领导干部，长了两次工薪……不光他一个人、一家